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沈下賢集卷七

唐 沈亞之 撰

書

上冢官書

亞之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業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借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輳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摧雪枯霜蒙烟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枝不尺而

葉縱其根不饒躍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制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栢扶榮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末相與笑其凡栟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於楚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枝巨幹未易自致也賢士良匠未易能容也今閤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載重横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當如此則賢

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饑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訪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綏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狂遷善為流斷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盖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冦邊仍歲

不已山東盜卒殺辱首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閤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之誠不肖也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知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能慕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賢至於書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師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陣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

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宏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之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亞之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嘗矚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閤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祥禽

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耳幾能於此而别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顧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

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轃味則有椒桂梅醯鹽醢之品在吾總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循户而啼祈其售者偽得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醯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醴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

滋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虛空矣君焉能總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情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從之辛馨之才醯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旨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悟能不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召稍延於前獲進所

語幸甚伏惟降察不忽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後還坐賔舍中有小吏奚如其來其語曰帛十匹吏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閣下所以貺客也其敬之誠則厚矣然有所未滿者敢為閣下道之夫虬能興水濟物故佐天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誠有之一日之雨而不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得一日足矣若纔潤於枯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之往復道路三千

餘里顒顒之誠於苗之旱甚矣而千鍾之禄於水之用又大焉亦何惜一日之澤而不給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為而復枯苗仰澤之說再敢煩告且閤下寧能不憐之亞之再拜

上壽州李大夫書　十一年秋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可貴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閤下之風而進於前恭聞閤下又不以朽鈍而顧之寧鄙人之宜顧

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甚幸甚

今有傍徨之誠敢露肝膽伏惟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

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

食給旦營其晝晝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

自二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使僕馬不以恙即且碌碌

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

矣今忘辛勤之榮扶挈長幼丐食而西雖已及埔口然

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

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閤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為朽骨所笑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願陳于閤下某伏念從古以來懷其所為抱其所用者非知已之進無能自揚也自咎繇之蒙舉顔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叔之推至於今知已之功相嗣而不絶非有文字之紀其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不惜諸往

者某始得以文謁閣下於吳之嘉興明日權幼公謂某閣下言吾見古史者亞之也其後涉於仕路困則遭恩其知如此且以閣下居為世之端表故衆影依之言為世之典謨故衆聽傾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況知而推之哉提而用之哉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覩是以前者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干清鑒求其筆為之光以揚於幽故而為後代寵奉獻之日惕怳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黷矣伏願憐其繼志之心

使輝華裔裔著於百代雖大罷何以加於此焉伏惟俯

賜終肇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復獻大使中丞閤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問起居指教所謂薄疾未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窒不知詞對及退舍伏念閤下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九而有之未嘗聞以此而去告閤下惟不為出入宴遊耳其餘決

教益理膳息無減況方在強茂之時徒以小恙暫留膚中乃欲為告以自遂豈當宜也且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已朽老支扶昏恍矣然則固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八九而閣下瞭然自悟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猜疾於彼人之胷中哉閣下骨肉交姻如有遠萬里者即聞是請寧知其退讓也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涗設使憂能侵人閣下何以解也亞之見識孱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陳於前誠願得於中庸使人無加口語

也非敢憑緣取領厚祿而終斯說伏惟稍變高明之鋭以周慮之冐陳端白何任恐懼伏惟憐之

第三書

二月十一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遺獻中丞閤下昨日候吏自外來急告以赦至亞之誡前後左右不得常步及下馬就次揖謁先聖獨張侍御不領祗言哮呼詬此捽拽導將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黨畀證攘掉呀騰如欲見食自犀官衆將至於聚立者

咸聞見其麗聲奮態園來驚視誠以亞之樗鉛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遺此衆辱宜矣然誠恐積畧不除異日酒塲恃醉率肆所為又為侵作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幸嘗過意提在賓堦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誓將鞭厲孱謹以効終身伏顧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各得分限免其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幸甚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日月新及第進士沈亞之謹拜稽首給事閣下亞之幼學見其往記說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騃幼亦能蹴然内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曾參閔子騫之行者即往傳其名於親戚朋友卿大夫間使其聲不滅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顔比居嘗與往來言始愛其人無遊詞至春宗顔去還家久聞其親喪又明年亞之東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顔之孝曰宗顔貧無以事喪乃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

契書奴裝自賣聞者皆慟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帥聞之持百緡使弔勞歸之盡發其先故羃柩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其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客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能奉飯唅迺繫木為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謠之曰拖車郎是今曾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竊痛賢公卿未得稱其如此伏惟閤下於異行尤能銳樂故亞之敢以宗顏之事為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默已也

沈下賢集卷七

沈下賢集卷八

唐　沈亞之　撰

書

與潞鄜州書 六年夏作

日月沈亞之再拜稽首言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歴别於所知親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亞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

義之道忻忻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捶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閤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閤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儌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

餘惡味且走來閤下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閤下亦有抱其智懐其才聞閤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閤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閤下之門者皆相争齎書為糧受閤下之惠者不口閤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愧於閤下不唯不愧而已亦有憤激於衷而終怨怒者竊恐閤下勞費以取無益亞之之愚獨為閤下惜伏願閤下

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閤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之皆謂閤下不恡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冐旌戟之嚴敢言進於閤下亦希知言之士聞知亞之不苟曲於閤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戢無任亞之再拜

與潞州盧留後書 八年夏作

中丞閤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如其意何哉迺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不帶乘

捷馬壯馳健僕呵道衆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者即止馬匿道下既去私曰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元戢者繫盜他郡馬亞之曰既繫何為縱而遨乎僕曰彼言能化黄金反童齒今一郡大感下自豪吏盡欲德之故馳過其家旦暮不暇亞之因仰而呼俯而揖曰是能化黄金反童齒馬凡執左道亂正者在殺不以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感設冠帶自儀而孰不陷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黄老

不當理官臣譖之得罪幾夷誠可寒心今閤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為閤下畏伏惟亟誡獄吏使因手足之繫與常死罪者等無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閤下安所任主哉幸留意焉亞之再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三易郡失其知輒去其友相率而笑之亞之為之語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俱將售於衡者豪

人金雖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之他市而衡之值復不同又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黨與謀曰聞某市有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往與羣金角俱歷火昇衡市人曰雖然願先豪衡人曰是精麗在目輕重在衡衡目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之負詞來於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孰察無忽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升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故各以其所長出人者稱之名之曰四科百世之下皆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光裔裔不滅於後由是吉春秋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有義烈端節之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摧辱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之心者拔之是以晝夜增矣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禄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

與羣士皆進而賦以八詠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孰而又以文不合於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辨耳察亞之曰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工為廈而選材者不以桷𢈪棟不責能此而否彼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捨之際亦能留意乎亞之再拜

答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馬今則足下又赴省於東故弟書久不遑答有負懇欵無以自露然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托是乎乃敢自酌以揆其意惟智府寤之樂府唱為歌十年聲流邯鄲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揚韻激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請價者宜以遂之必且語我使聞聽於衆耳

以得售進入為王左右之娛對曰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木之於地也氣為之君五腑之居人也情為之長草木之生其根處瘠則其表訥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不過草木及其氣之作也為溫陽則萬族舒為晦寒則衆色雜瘁五腑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内則肺亢應於外而嗅厭極則反之木極於内則肝怠應於外而視亂困則反之困而厭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内一應於外而已及情之作也為喜適則百竅走

而會之怡爲悲愁則六氣集而赴之慘是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也在此馭二情以攻之故能易哀樂岐二氣以襲物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聞飫饜賞於當時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夫衆庶之目怫於視世俗之耳離於聽故擊缺缶貫鼠革聚觀於市促促之歌巴聲夷辭唱一而和百贊之者千萬人南風之弦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其德於聲音雖韓娥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古道

也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世之厭斥安足以使之聞聽於衆耳發嘉譽於此日乎畏辱雅向願悉所識幸甚幸甚

答李生書

亞之白辱書覽所措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古以契所欲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一云謂僕職在軍副其力可驅彼之情易如瞬眴夫何妄悞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且安南守其志木佷自齊從事已下咸以公籍

督稽歷受訕侮繼章傍淩彼恃門矜耄無所加責前日韋同舍亦然顧亞之孱畏靜常遭尤況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路而露忿於僕人耳今來書指教欲使有為是執仇而赴於敵也何能致其願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崖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於九江守鄭君閤下詰之既深焉得默默已也固折妄譴之於章遂用悉陳

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裔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關戎虜遁避而無酬勞之命斯葢大時之有體臣之當理也然裔死於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伎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

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兩河之間歲尚賑朝𦍑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窘請得往導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以為古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以百騎與俱盖欲重擊鼜之柄也及過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帥得書以期

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叩欵與
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
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衰不帶伏軍
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稅部
獻闕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報事道
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貝魏之門守長皆為艱日昃
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間歷再旬而讁書降即奔上
所委令閤下罪諫大夫以為狷急忘體冒危取禍習傳

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昔者酈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韓信掫而烹之在前代且爾況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使臣幸命詔御解羈裂網之恩啟萬死重生之路曝鰓就鼎之枯彼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因未嘗習武事況親於戰鬭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巳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壁攻平原城城危且急尚不聞有

效且使臣居閭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蠕蠕之常恩而扶戀肆喜氣微意迫則殺容之難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卒披堅甲持鋭鋒以相攻差剛抉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渝乎此解拆之言誠不當為閣下說說亦不能降聽以委書之丁寧者盖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于所慁耳梗概之録

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答馮兄書

降書誨慰滓滯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書應對之日操意張謀唯恐不遠刻文勵語唯恐不工思欲不肩於俗以為世之大寵及遭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非窮心於此安能堅然而顧之雖窮心極思而風水之力所排者又安能固之於此固之於彼非吾兄韓兵部安能不為所惑者知與既寡攀援將誰近世復以知人為恥既

知而礐乃為之私反不若礐姻黨耳以此自悲不能無憤亦欲極老目之力不忘於文以思雪於後代之人耳吾兄豈常失味于是耶乃教之空門之說小人狹薄尚為激然之氣戰燎于胸中故九引達者之波而澆之而熱腹九熱未知其救也果凡之教後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之詞紙不能盡不宣亞之再拜

答學文僧請益書 孺願上人

上人足下辱書掯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梯進

之級猶畏過意請聽畢說幸甚昔之有善煅者火五金而别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竭然常薄産自給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𮦷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虚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摟其度而運其為及其成功于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常飢亞之悞學為黄金之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飢於此哉非敢自重

誠恐以陷其所從耳幸孰慮焉亞之再拜

沈下賢集卷八

沈下賢集卷九

唐 沈亞之 撰

序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凡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坐制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帥萬人臨事破豎壯勁皆先諸侯軍故宣武論功得為上今年齊淄不順命天子復使討圜其境之諸侯咸會兵四塞於是侍中空大梁驅甲

馬三萬騎與攻壁之具金鐵草木飛石騰梯之器載而引者亦三萬乘擇日出夷門門下之賓叅于幕者張生從馬生舉進士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器之以為敏良可親起居必與俱及考釭有期故謂余敘其所以云

送叔父歸覲序

古之取士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

業之三貢果得中遂理槖言歸亟思以賀爲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愧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撰序詩以贊行云

送田令二子歸寧序

昔兩河之流未歸而中書公爲魏將因其師喪故門下將卒咸以農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拜之凡類之制無大小皆俟決於朝朝之命士卒有所不孰聞者往往孽齬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使其中子

布與去聲兵五年命討常山悉師臨淮南宫成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二郡赦之秋命討齊魯移兵東渡河急攻濟北九年拔之斬其魁以獻其秋入覲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從謁京師者十餘人十年常山帥卒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得其事前白奏於是拜帥常山自以魏歸不十年天子之兵南滅淮夷東清兩河而曰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為尚書留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為亞尹居岐以將軍右持節回中以肈為將軍

居北軍又以羣為將軍居列午為少將作年為殿中丞以支恭玉昆弟姪俱以中書公蒙寵居官然皆謹恭下士人多以為當任與儒者比長慶初少子年年弟早令覲中書公明日出都門來顧余以云轂下名人文士必以文寵别欲余有撰於是與述終始之跡以塞其勤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賓不由已之所尚而使羣居不類故有諛言順容積微之讒以基所毀四鄰之地

更効遞笑飛流短長天下聞以矣而其𠉀尚且不寤夫
言詇足以瞽明薄毁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其撓直而
明莫之遂也雖樂聞已之所闕而闕莫之聞也彼思勤
畏過者一牽於詇讒即爾而況已之所尚又使羣居不
類乎是以慎行者之所畏也昔者余嘗得諸吏部昌黎
公凡遊門下十有餘年𠜂渚公之諸孫也左右杖屨奉
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爲魏晉之詩盡造其度今年
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於江西府且有行日其友追詩

以為别乃相與訊其將處者而誰與曰有引農生倞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北渚之往吾無虞其類之患勉矣惟耳不衰於道而已

送韓靜略序

或者以文為客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乃客之所尚也恢漫乎奇態紬紐已思以自織剪違曩者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應曰草木之病煩也使秋以治之維孱萌於窮枿之餘掻風被露相望愁

泫陽津下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唯恐失類於慘禪菸黄之色耳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即春以治之攉氣於其根昇津百體之上暢之風露而繡英作誇紅奮綺緗縹紺紫錯若裝畫揚花流香靄蕩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肆勇曜如是寧可以一狀拘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幹以加之枝上名之樹資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裁經綴史補之如龐疪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

柯萌之鋒由自而鋭也夫經史百家之學於心沃灌而已余以為構室於室下葺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於所限故也掇之隙空之地訪堅修之良然後工之於人何髙不可者祭酒導其涯於前而後流蒙波稍稍自澤静略於祭酒其宗也導道十年而功就頗秀出流類今既别而延蔓將遊乎河江豈欲益其自廣哉惟其勉無怠

別前岐山令鄒君序十年秋作

昔者亞之西游過岐山而令秩始謝余將就給食人曰故令雖貧然能畀人厚禮何不往舍也時方暑既見解帶座令衣槧繒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食已有客越而請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必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勤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即混然齊飽是愚為冐矣而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而厚給如何者令曰古者侯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於門無繫帶之間尚已為久矣焉能待辨而後進

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愧固如是雖賢愚何望哉客慙而退至今三年與今遇未嘗再會食客今令窮來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進者嗟乎會予與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敘所憤云

別權武序 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産出奇夫良士由是古稱賢士大夫多隴西秦川在隴右數百里而隴峻水夷川之源出其左余吴興人生於汧隴之陽長而西望秦原水土

精神之氣昏旦異狀予又恠近世奇夫良士不繫出於此往者五年余自東來京師見中山劉定命言天水權武其人可教耳吾常語善於武武發言往往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明日余過言之復其語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必汗流䝉慓胷目如即事既罷定命又從容為余言志所未遑者則下涕頓首又曰吾有女弟欲以歸武願言成之事皆未及會余東拜親於江淮冬還都下不幸而定命死其親友赴喪者數十人武臨喪具事終

日繼哀無絕聲予持其手曰桑隴之能産賢由賢之能
産德誠未窮矣既葬武當西去予贈之曰夫孝慈仁誼
忠信廉直總於己曰賢辨是而行之不惑曰明子有之
矣慎終行之夫金之為物也鎔而為器無不能然則將
求為大用必圖於善冶者當其未善必更之當其善無
隳鎔

序詩送李膠秀才

歌詩之所以為發寤其旨甚遠夫物情暢樂怨抑之感

吁而散之大空還會於風雲降於水土色聲於陶埴之器髣髴之變盡揺於樂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微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故勤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往代之詩樂皆能沿聲諧韻今徵其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衰可見也寧近世學者固不變風從律耶何為其詞不聞充陳於管絃乎今樂府既闕所奏如有忠言之意衆所仰哉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不多怨鬱

悽艷之功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賀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綴裁其字句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亦諸王孫頗專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為思轍賀今一不中第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烟波顧有撰余乃敢悉敘詩歌之大端以為別贄

送杜憁序

初亞之提筆西入關留舍鮑溶於揚州溶出詩吟至夕過百篇而窈窕之思雜發亞之嘆息曰後生亦有繼之哉鮑溶前在長安常出入冢官杜氏家羣孫皆喜溶是時憓方學何虞詩於其音往往能自振激後可得也及亞之與生昆弟遊其相樂之愛故與溶等而溶言果然十年春生長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瀟湘之水皆淪流於東合而為大江猛注於江陵揚州兩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横秀之色屬江而起前文者自馬遷皆經遊之

六代為詩之士而得聲名騰翔矣因命生去遊以廣其思三月生即路亞之喜鮑之知言又樂生受命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賛武者奮袖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即暮既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

得稱甚光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來舉進士得絀及綴字為便口之句歷贅其文於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亦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厚也

送受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聞長又好六符神畧嘗從



奇丈夫游至北邊歷塞經受降城以宗人蒙幸於上將軍受降城扼塞得與方鎮列方鎮諸侯時節更置其使通慇勤生以善言語故遂得居使者位今年夏生使於夏得其歡而還夫以節度尚書公專聲重義為天下望者重目故四方使其來者難如此不必言受降城之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此而見其不辱也不必言尚書公專聲重義於此而見其專重也六月壬子尚書公餞使者於陽平樓命幕府賓佐相與追詩以為贈不以亞

之為不知言者皆顧以亞之言為首

敘草書送山人王傅乂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能啟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況六藝之倫乎余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劒器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為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傅乂學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游天下慕其出

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余家爲余題故平
盧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吾友生曰願欲余敘其
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之志於皷噪劒氣之志乎
顧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爲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
師弟子之禮傳爲嚴專到於今世益則儒道少衰不能
與之等矣於其流亦有派别焉爲之師者量其性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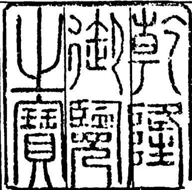
下而有授說故有瞑坐而短行毁刑而皷談之道岐於是也十一年春予東上會稽還造江有緇衣洪遜從余假渡自言能贊導佛語嘗與其曹羣居講誦恒為宿輩推信他日復來言當之闕中欲余以序之夫西都輻集之地居多豪緇得進於上前者車服之饒擬於鄉士而遜得無欲乎在自勉而已余不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

行勉贈尅躬先生

士之冠髮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襲必彔好惡於其裏好惡形則利害隲而其明一悮所燭習識之惟與生相老矣而㓜善亦違也惟兊躬慎慼為能多即之故曰兊躬敬事則道容以兊人則偷兊躬而擇行不詇者處濁則清居族則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折獄則不濫夫玄黄之滋不能混玉之素兊躬之志幹以潔故處濁而能清愉叒之私不能玩於禮兊躬之氣和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負於勤兊躬之行誠輸而勞先故結

友而能義河谷之湍不能返流而倒注𠃓躬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字俗而能化𧶠鑒之垢不固點於磨𠃓躬之辯窮思極明故折獄而無濫若是者非勤道孜孜則多易違也或問於力行之先生曰善可遷而可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𠃓躬自塞而已先生姓崔氏字夏封生於唐臣子五代居官則克慮以事事假牧於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力以倉居於河濟之沂其友交給而助之既跡既明賢者稱之矣他日生往邠侯之命余贈而勉

之曰艅艎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馳終歲而不息
載之者穫於馳耳及厭風水之適安於所留曷與一敖
之庾等雖坎坎循環之輪猶羞其止也顧潔狂之誠能
思即哲居哲忘思則狂盖古者勉不息之勤言也先生
其終勉諸



沈下賢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沈下賢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檠

謄録監生臣王叔愚

沈下賢集卷十

唐 沈亞之 撰

策問并對

京兆府試進士策問第一

問昔者秦襄公舉秦鄙之人逐犬戎於西河之外因其險而塞焉後代無敢逾始秦方列為小國而東有諸侯窺地之兵西有强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嘗籍卒於外而屈於敵也此一侯者之士尚爾况臣天下之大哉

今西邊制戎起隴黃花輔兩關新故關也自黃花拒塞倚漢中南逾山綿阻極巴蜀自關縈隴西北會彈箏杠於河壍於朔方夾河而東倚豐而角宥天障居其西以控戎者凡七師邐迤數千里之間壁衡扼要之戍百有餘城若此足以流威而謹塞乎且戎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邊防與地之兵方秦之多倍百矣猶以不足於用即東取卒於淮南吳越東南取長沙至於衡山臨江更歲以易卒彼其土之人逾寒不纊而役之積冰之地役其

所不習用其所不能非獨饋輓不勝於費也及聞墮掊
裂膚之事父母妻子坐而興哀令欲疏罷徵之請則邊
臣有失助之告如存乎舊規則贅疣而無用得失之端
幸稱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為能以化親於人矣訊其變化罷
最之法曰歲益氓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誨人曰勞
氓其來我者遂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浸決不渝一

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誠著而不衰四鄰之人逋而來者屬袖於道歲告籍於其郡達於連帥即遷之逋人之邑亦且虛籍以自蔽累賦於所存四鄰之邑更教斆誨以召之賦累而不能反者更往而逋之四土之人環遊不絶輕去其鄉閭猶脫垢耳雖恩書亟降為之濯煦然猶虛籍為租日增而不止豈褒尤寵最之謬哉不然其咎安在衆君子皆含智負能惟其不愜嘉謀竚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夫才之居人也自中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士非列於朝請者必仰於吏部故歲調試千餘人即假疑於事使對書決之亦有冒買其書者莫有所禁其取舍之程考於字句耳夫櫨甍軏輻之具也細不掩短挾不摸橈隨用有輳於今士一規而選授於殊執豈可盡其性哉欲去書判之選則有司者無以為准約未知何以而得其中也惟陳必中之言以程斟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政之大端固並行而不相悖在交修而底於道漢文以恭嘿致理式合古風鄭産以刑鼎興譏是稱叔代昭然薄厚豈俟敷陳然則馭時自有宜急禮云不從其所行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云使人有所愧恥斯不亦賞罰之義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端其本而正其末陶然而臻福壽薫然而化暴戾體則感矣如寛舒何是黜幽陟明為瞰察也其或舉一善而衆皆勸懲

一惡而衆皆懼進猶加膝辱過撻市效則有矣如削刻何足道德齊禮爲虛說也今聖上思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周覲材器酌時而行必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辯𦴭陳其要無或蔓詞

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太寛則上逸而下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下偷則怠慢生下怨則暴亂作故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作之是以不相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入咸陽鞭百國

之貨以富宮室當是時秦法行於四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漢興悉蕩煩苛與天下更始樹可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于文帝漢天下已四十年矣文帝躬節儉務簡易因其時而若子産者當徵諸侯爭霸禮讓流喪盜賊羣起鑄鼎著刑以救時耳令可法之理於近莫如太宗龍興革亂隋之殘政脩法度立中庸圖堯舜為鏡於前用以為明白之理使房杜為之相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流乎開元井閭之人反朴若先古然夫既理

之代理之在中而已矣猛則救以仁寛則輔以殺孔子亦曰從容中道聖人也亞之雖不肖然讀其書見三代之作如此秦漢亦如此太宗中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來非遠而鄉中之老往往猶有詠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從容言於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博通其舉唯君子能之是知超乘穿札非謂武也搜章摘句非謂文也茍不通乎源流

而徒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超奮於文儒有請纓投筆之志壯圖急病何代無之乃有淮右小醜久稽天憲聖上深覆幬之念極綏懷之仁網開三面舞引七徳而鼠盜蜂結趦趄未賓忠臣義士有以憤激今詔既下王師鼓行視彼兇殘坐見殲蕩誠太山洪河壓卵注螢不足以喻然衆君子備詳前志多綜流略必有善師善戰之術七縱七擒之方一為指陳悉徵備要將求其可上達宸聰如或出乎奇祕亦當明密以聞獻

對亞之提筆之士也區區討論之間迷失聖意究未能得
安足與論功伐之事歟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梁從
容觀魚之地而濠人有習知蔡兵舉止者嘗謂亞之曰
自吳少誠叛已來王師曽會德宗尊仁宥罪詔天下悉
罷襲蔡之人雖蒙恩然日夜益訓甲卒堅城深壍芻食
盈廩積至今十五年餘未嘗一日忘戰非有他居反側
之間唯恐為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禦已罷雖數更其
守未嘗聞一守留心下人牧愛百姓皆能名虚軍畜肥

私狗馬田園陂池之利用以自入務行金繒卜射幸臣祈遷乎善地而蔡益知其境之虛果因喪而橫前日壽州失利則固然也今又欲兵徵四方使來會用於小凡蔡即北取趙魏燕齊西取寧隴邠岐西南巴漢南取甌閩東取吳越皆是提遠趣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聞其將軍稱者使其士卒一有父母妻子之念是寧能死志一方安所為聊且勞給非所為也爭鋒則失利坐守則厚費今議者或以為不足於給皆

非也而屯集師旅亦非也今必欲不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為近境之郡至則籍其郡人父子兄弟五十已下十五已上除習兵務農無得自用者如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悉數謹對

第三問

問贍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税之謂耶煩則擾罷黎省則乏經用縉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曰擾農困

商敦本抑末知倚市者為獎梓稼者誠勞必在乎慎擇臨長之官加重耕織之出令牧宰非不選也而富庶未至衆貨非不制也而粟帛猶輕用何方可以致龔黃蒲密之理以惠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食緡錢之饒以利澤南畝斯上心所注亟以延問觀光之士期為指明對百姓之貢輸賦患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自謀叛以來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撓之後期而輸者則鞭體出血若聲仍終不得蒙不忍欺

故豪農得以蠹奸賈倍之而美地農產盡歸豪奸益其地資其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篤其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姻愛棄墳井亡之他郡而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夫蠶婦蓬從鹿走於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粟益輕也今返之法必在刺史長吏而擇其良者使久留於任一年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加之三年而政成者歲加之異政累聞者五年而後遷之連率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齒則

庶幾乎其化矣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未條悉或短曰惟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邊出苦言使聞壯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葢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因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

為固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强弓乘嚴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由鷙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望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一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

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為西戎有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呺曰能解圍即東其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顧生無堅城意自羅其策以來為語相傳尚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

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林比繁故戎不得為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有不達且又虛兵之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鬭而役入山林伐麋鹿羆麏麚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巖險障剃繁取材斤聲合呌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蓄粟金繒文松大梓奇藥言禽薰臭之具挽輳於陸浮筏於渭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

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頼主上神聖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及今岐隴之土甚饒農食不充秠稗衣結縷無帛布其租税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寛之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倍數矣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穫不能也出其費尚無不忍吏視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奈何為

不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太和二年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嘿無為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敻乎其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益寡朕顧昧理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慮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

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底災旱近歳播殖愆時國廪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又在乎揆度而淫巧或未格俗怙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辯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

理思欲究此繆戾致之治平玆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疪明深條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獘何澤斯惠於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平何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應還若影響夫以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衰而無怨此神農之俗也以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得離其下此黄帝帝堯之俗也以義教人者下以神敬之雖衰而無慢此舜禹之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刑戮而畏之不俟衰而刑戮復矣此桀紂之俗也今陛下廓神睿之宇臨天下將三歳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聚而俯告悉徵所達以輔於明臣幸得見堦級之嚴陳王由户之道臣

之所奏善户有三神農唐虞之化是敗户有一桀之亂
是彼三善之户其門甚闢皆可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
車而已矣制策曰厥聞古先格王之理也玄嘿無為端
拱司契陶旪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窘厚下以立本推
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
盛德之所臻敻乎其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
為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益寡者間有以古先
玄嘿無為之化及三代質文迭救之法易難相殊者臣

請指數而奏之夫數之始生起于其一而歷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童子且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億兆塞乎天地雖明大人猶難舉籌而造其極夫饕餮者始生𩲸于嬰而蠢于蒙蒙嬰之時不俟叓乳而飫矣及形具氣周設肥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以塞其饜也是則太古之人衆庶之俗其由數之奇寡饕之蒙嬰乎無越無踰蠕然濡之無營無慮愧守俟煦為之君者易其化五帝主之何以異賁育之材舉一毫而趨也三代以降衆庶

之情缺變之俗其由數之億兆饔之周壯也君之者廣法制以御之飾禮義以導之明賞罰以齊之然猶不能使下表夸無益也臣聞聖人高明而道中庸者法常制定使人無加踰于飾度猶恐其久而為弊即以日新之言以勸誨使不為常也如其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致踰檢乎講習師受有常學儒者何致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令列郡何致干禁乎車服室屋有常度工者何致婬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常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既

弊于夕而能更興于晨使其光日日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化源復何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之患乎制策曰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煎無已臣恐鑠於所制也伏願陛下脩日新之德察善政之臣行尅已之令以拯其弊然後可以垂衣而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也陛下如能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理古可近者其在明禮樂仁讓也若

使和氣克充者其本在和人心之邪慍在理之雅正也其理怫者衆氣雜其理明者衆以洽夫衆庶之情和平慍抑之氣吁而散之大空還會于風雲合于水土包聲于陶埴之器每歲附陰而伏乘陽而昇衆庶之氣雜于陰陽陶于變化者由麴蘖乎慍氣居于中則戾戾則悲悲則水潦敗抑氣居于中則悖悖則亢亢則螟蛾生平氣居于中則序序則得常得常則風雨節寒暑時和氣居于中則泰泰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涵而為

休寳流而為精神洋衍乎祥光沛濊乎佳澤臣故曰充和氣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夷吾輕重之權孰輔于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平何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者夫廩畜之所賢者在乎賤入而貴出使人無所困饑於凶災傷勞於豐賤也夷吾之權微不可也從古已來西事戎者或辱于盟而困于嫁非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其所窟摶則啁物以其兵矣戎夷之生無以

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擒也嚴尤之言亦可徵也自長慶寶歷已來金紫銀朱之佩盈于朝逸于郡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隳使人無所守是以紀綱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為防也綱紀所以制物樞用也是皆虞患難拯困也人有赤子沈于水火者為之父母必將奔往而拯之使免於苦及無為救者則必坐悲而泣望也為救之具必在長綆之鈎修竿之抉乎有備而防者父母之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今陛下之赤子亦

以困於是矣陛下亦將拯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弛維綱不樞則是修竿長綆之鈎扶不為也陛下居于九重臨于兆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為陛下懼不仁之尤於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明察智謨以周於用一刑賞以信於令薄賦斂以息其勞慎禁奪以省其犯審獄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之陷不辜於瞽瞶之俗矣多濟之防充列于無患之朝矣若是又以為不理不康不惠不仁非臣所知也謹附聖條陳寫大略

冒黷之罪臣何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于側微積德累勤多歴年所盛聖人慮豈有遺哉然由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祧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矜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補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當極意正詞勿有

所隱昔王者之政必臻于康泰霸國所立猶致于富强
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於百王無堯湯之災積
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盖藏公闕儲偫
卒乘之數貨欵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
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戾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究利病
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仕
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
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于成課民佚無

守輕為惰遊揩明共貫之方期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善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揩要得合誠明精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獘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目之色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寤玄黄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樞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賢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中縣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彼幽塞猶懼理之未至故親省羣

言而臣瞽愚非能逾于智傑應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徵臣所冐非任當伏竄弃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輙伏進所敢言臣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壊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措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彫訛及于卒乘之數貨獘之資臣請以今之戶部兵部之壊舉之睿問有才周於文武本固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壊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

舉之睿問有以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
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
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
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其由綱之不絶於所制故也
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書設尚書六曹
以序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區矣愛其
人若愛已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墜也故明
四目以先其視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先其聽開喻

其未聞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夫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絶于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系于元首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氣根血脉皆統于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尊於首故足司其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令尚

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繆令之俗凋訛者其由户部之綱不理也昔户部其在開元最為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閒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佷直言得死諛色或進轉掌之閒清蹕廵于巴蜀矣今西涼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倅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榷之不顧其害刑之不

問其深吞危衆多欲無凋訛不得也兵部之選武士益
繆矣武夫試射百矢爲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
夫賦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馬其餘盡買豪奸之
輩役者以待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
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遁傜於
鄉閭耳而欲卒乘貨擧之充强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
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
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紐其綱

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于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中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令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由擊陋缶而望曲于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陽明為狂顧以武為汚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

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
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
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于神神感
于夢而得傅説周文之竭誠于氣氣感于兆而得太公
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
工部之綱之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濫則
能速壞惑于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
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 之功與天

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于茅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侈之樂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能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貢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隳社稷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矣則農夫唯恐他

業之不容于趨也安肯顧其本而戀其土哉伏願陛下
仰堯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之節儉凡在百工之
用關於將作内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
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為
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令吏部之補吏歲調官
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准考之
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
僞人乎以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邪之

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愽大之士裁心鏤舌於比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歲各貢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於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已何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多其最闕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勑令迭降而相違故有

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欺之藪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

陳以奇方進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僫於是竭良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强而和外矣夫近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筭國之奇方也强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具於外六腑列

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瘵難矣臣以為天寶胎痼始於一支久而容之侵及百體幾危其形𤣥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反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攻于除而不攻于補今乃復發于幽冀居國之左足又有西戎之屬居于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於涇隴一萬三千里其

閒嚴關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逺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敝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故聖人因之修武備至于十一

月陰盈色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勵之恐僭陽之通也内密燠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雹涷霜雪禁其煩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舒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光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燕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振矣伏願陛下

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而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揺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授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及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矣乘虚而强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連矣此拘燕因冀之方也如其擒

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于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壮制虜壁壘之勢盤運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虜知畏此而不敢犯塞令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冦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刃陛下將安

倚乎今北虜滑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陟險利強弩以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者得其馬牛羊雜畜及衣裝寶賂皆與之無令有奮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備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輪海已

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六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爲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洛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啼嘘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逾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監宥城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討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筝

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硤關鳳翔軍
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關南梁軍道鳳逾黄花
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
輕騎入河蘭撫喻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敗故地
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内安有驚烽之虞哉臣固曰
四方之敝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
言無所不直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
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漏

之而不解則必欲言之臣不寤也睿問之所不及者當

臣之言實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

而況短晷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

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于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

哉伏惟陛下察焉

沈下賢集卷十

沈下賢集卷十一

唐 沈亞之 撰

碑文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泚貞元年泚為涇將徳于軍軍中皆推其公嘗從壯士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地扼洛口有洛川在涇州西北盡于臨涇其川絶饒利息蓄其西大野走戎道曠數百里其土乃流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即

屯臨涇為休養便地願以城控之可艱其來訛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而訛言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蒙殊恩大幸子姪昆弟俱得不業而官者蓋以邊防未可制上心日夜懸於此故厚公之事無所難今用訛言則邊已固公安倚耶雖戎不得越所趍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輕所憂矣遂不從訛計及帥死其校段祐代為帥歲餘訛又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為防者獨西戎矣而邊至王畿尚萬有餘里其烽叫之驚

東不過燉煌張掖之間又有嚴關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迺過者燕人反安祿山史思明也其邊兵强壯悉會難咸陽東而西陲復為所攻盡亡美地今王畿之傍列為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于帝垣況未有可固今每秋戎入塞寇涇驅其井閭父子與馬牛雜畜焚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決於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之築於涇甚便前年泚白於故將軍不聽今日幸願將軍省計遂築城於臨涇以泚部鎮之自是戎

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留宿衛後為帥者惡泚能强涇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歷岐隴而邊人無幼老盡能誦郝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涇城

墓誌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十一年夏作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子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由是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自佛

派分諸系於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為重望而律師光範者始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其曹為狀喻之語而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五年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被褐言語應引則老緇不能對矣大歷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使授學更居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流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會釋章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

十月其日滅於其寺之居僧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中余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人其鄉里存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三百户祖亢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河東裴氏其子與明辯之列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哀事之儀由子也作銘其詞曰惟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嫡匪育孰後爾已能傳其心即繼乃嗣以圖

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某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為人健毅意氣祖楷落自匈奴提其屬來入始為唐臣累遷至將軍贈司徒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冦有功故公於提襁之間得賜校書郎武穆薨公少無所倚薛兼訓憐之奏賜殿中丞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平軍事李正已於淄青正已悖公說之以善語雖不從然得重

賜與馳歸即從宣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而賊希烈攻勉城拔公不得赴乃從淮汝軍事哥舒曜于東都興元中行營為先軍得試將作少監兼侍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史中丞貞元九年入為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史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刺史七年改安州刺史九年入為右羽林將軍十年春加左散騎常侍拜節帥涇原既至閫士卒前以食不賑而鬻子者皆與贖歸之夏六月

公疾發視政不能勤七月十二日薨行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發御府粟帛命官即其家弔勞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適焦氏娶竇氏夫人生嗣子罕夫人卒娶潭氏潭氏亦早卒公將葬使卜兆兆言合葬不宜罕從卜竟祔先將軍太尉之墓於華原其原乃用亞之為誌以銘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源居彼北方繼世不還乃公之祖始為唐臣武穆嗣毅即我家勲帝念不忘公亦為藩乃葬

王畿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功與魂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宫苑

閑廄使駙馬都尉郭公墓誌

府君諱其其先關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勲著

績爲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廵巴蜀肅宗勞兵於

靈武乃率其義虜順夷合兵逐叛得爲朔方軍節度旣

而二駕還都拜爲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犬戎飲馬

昆明至於御溝天子在陜又以擊逐之功益拜尚書令

封汾陽王尊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平公主都尉主容皆賢故長安中名人文士自李端司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席酒更日而主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長今為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初憲宗居邸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昆弟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廄使府君寛柔和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家享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

哀使者自中宫出按問發疾之狀月餘乃觧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京兆其原之上初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嗣為之主辦卜葬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韋馬操幣至於櫟陽即尉家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為之銘以誌其壙於是與序勲興之事表於墟中云詞曰

河族崑崙命源惟長跋於神華其來泱泱影響邁會披華吐章靈烟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涵為濃光保我

國步乃生汾陽在户作扃横天爲梁息灾破難以藥疾瘡帝子入室固知維綱孫爲國母沙麓以昌少爲姻臣謙寬汪汪祿而不壽哀彼中霜惟其流慶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寰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哭丐於姻黨之門以事其殯事將具命其族亞之爲銘以誌其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封定州刺史曾祖承昕爲鴻臚丞丞生少連爲潡水令令生牟

為縣尉尉生府君世以宗廕調官卒無違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戚隆貴而冑得為列卿掌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貧負其屈而家仰給為生元和中調為太子令卒於官舍親黨語為善人多痛之銘曰

廓乎圓穹覆乎萬古之中賢者或蹇而夸者或隆唯達識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沈參軍故室李氏墓銘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為都尉出居延力戰

且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為貴落其後入唐為功臣世世以武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彙皆為帥長及父没門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於從祖之子曰稱師從祖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沈氏之先繼烈組冕顯於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廕遂以房為將軍執金吾冕為卿掌太府羽為駙馬都尉尚長林主夫人既嫁三年而卒生子

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年正月六日具葬城南次于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

冗葉雖榮逮霜霰兮勞飈羅灾延而眉兮韶妖之葩筭刻晷兮觸烟蹜露條委衰兮玄金蒼礫安静鎔兮紅瓊海碧包脆危兮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叢咽伊兮姊弟酸眉垂涎洟兮悽風送魄鏄生漪兮黄壙圓隆絨若帷兮明能之魄來而安兮無越違兮

韋娟墓誌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寳中爲吴王府司馬父曰新貞元
中爲杭州文學卒母河南姚氏永貞初嬪夫人於京兆
韋氏夫人之嬪年始十四已能成嬪道年十八暴疾亡
亞之姊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姻家之喪必有賻
亞之貧無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之喪沈氏得爲銘誌
夫人之邦曰琅邪夫人之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不
命於壽不多耶實既命短可奈何已矣蓮湖之西靈山
東趾南極于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子而琅邪

氏之骨歸於是

盧金蘭墓誌 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四人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憐之獨得縱所欲欲學伎即令從師舍歲餘為綠腰玉樹之舞故衣製大袂長裾作新眉愁嚬頂鬢為娥叢小鬟自是而歸諸姊不為列矣因恚泣謂其母曰今我不等我不若從所當耳年自十五歸於沈君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越之間從七

年乃還都又二年沈復東南而昭華留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凡十一年年二十六生男一人女一人葬於城南尹村原之下作銘其詞曰

野遼刺兮衆草羅生颸鬱翁兮孰先殞零綺顔奄忽兮辭金楹去何止兮歸無程芳蘿紅荃兮昔所遲迎今銷亡兮不可再馨魂魄歸來兮復此園塋

表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嫣蓀故居家時名鄭兒元和九年年十六房叔豹來求彈絃者其母以鄭兒入焉後以善笑得大悅曰更名薰蘭叔豹為人喜酒多廢薰蘭勉之曰某以孫稚蒙君曲娛之愛使得奉巾𩞯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又足給幸痾恙無有乃終日碌碌自墮如即至力旦暮將何以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君若某皆貊之乎於是房叔豹蹶然自咎遂取古籍詩書併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軍來舍房

氏始聞其語因嘉之遂為著篇以繼勸且古語有云女為悅己者容亦見其志也如薰蘭之能引媚其志歸於至理豈不知賢女之為容

題薰蘭表後 南卓昭嗣

余所善房叔豹豹好色得劉薰蘭最為嬖後即不復顧他色始余與房讌宴言薰必預故余得周視薰蘭所舉凡為言雖尚才功柔戲以樂左右而往往甚正余獨恨對薰蘭擬視之移晷刻將有嘲述卒不能云云顧余才

不足當語薰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賢抵豹居下賢誠才尤精為太史公言一見其書果能備薰善時余貢於京師豹與張孝標善喜言文并挑笑事因録沈述來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才色兩相宜也故復叙之以繫於沈左

沈下賢集卷十一

沈下賢集卷十二

唐　沈亞之　撰

行狀

為漢中宿賓譔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禄大夫檢校戸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該　皇任陵州録事条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祕書監

父　澤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也肅宗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葉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姻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璀為之師又以大璀子通玄通微玄為助教令十日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尚舍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璀通

徵通玄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其豪人以為効德宗竒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傭裝入賊軍中見賊僞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説曰陰潦之災魚鼈遊其墀壇即揚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挂哉乃示詔常等皆奉詔伏輿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官臣朱既昌陰以

公之狀飛告泚遂為泚捕繫定死矣泚詰二將詞不伏即徙於外獄稍寛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㲋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明日㓗輿幸漢中公奉鑾至南梁還拜原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舍人吴通玄譖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寤之謂公見義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别駕十一年入為

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常侍居使内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又加銀青光禄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南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狹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

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閭亦以功自頼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鋒奮食所引刃援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苦心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鬬耳又問鬬何以而得伐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鬬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受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滅矣於是卒皆免胄匍匐遂從所徙歲餘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

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皆以去信為强亡禮自大禮
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
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詞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
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爵益封千
五百户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户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
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殁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
日廢聽奏詔命從官臨弔之贈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公
强辯多學譓下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

公之急其從察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録於
斯謹狀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祭文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涵雄渾於雲水陶沈毅與濃剛作眈眈
之巨士綿將流於洪光鼓神濤之在巳昔丞相之東征
統梁城之千雉命賓余以掌檄縱枚馬之遺美見公佩
之櫜櫜冠牙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卧余奉歸於故里

寧後者之無當顧狂埃以渤起司馬啖而賓徒烹血肉
肆而為市何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豺豹於神
貎遂清寧乎千里聞君書於天閽帝嘉悅而忘恥嘗叙
族以姪余謂同原於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
紀廪蓄粟以億計積有餘而流委攊甲馬之萬銜惟君
王之所指撲淮童與齊螘猶烹冰以燎葦視燕趙之强
侯若負垤之羣蟻彼承風其如何聞當飯之遺匕及柱
天而轍日信博壯之可倚逢諒闇之初晨遂踐阼而為

治推轂兮昇壇河橋兮鄜時恩光被以湛稠仍分疆以及嗣遵往年之來覲見差班於父子復河殃之不造遽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遒兮倏云乎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凝旒而撫扆錫祕物之必周余得命為臨視還壤厦而將篤導清笳而哀徵鑒早志之潔恭願降歆而省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南府李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亞

之謹遣郡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祭於故河南少尹李公之尊靈夫哲智之達塞兮繫其時之艱通故孔子厄而周公通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何思所思惟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貴夫何用為夫子之道歿矣今將遺誰卷清明之特達歸壞厦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胡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謨龎嚴

沈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祭於故安定胡公之靈惟温
毅之龍顔兮含樸譓而苞野工時言之便詩兮闗風識
於遠雅同遭恩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念嘉歎之平生
君何先而捐舍痛彫華之誰疾兮聞號號之稚寡省余
奠之不道兮促將征於前馬何決邁而無顧兮豈樂居
乎壤厦既啟全而無尤君子美其終也哀哉尚饗

祭故室姚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笄佩之有儀俟嘉人

以為仇豈位者以無當顧采贄以納予惟鄙夫之蓬塵牽阻離以為尤始仕筆而關塞俄自夏而涉秋誰歸來之須臾遂省拜於東阡潔幼弱之室處奉板輿於修途值凝冰之沂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以時負重鈞於薄軀可困蹇之多淹汨歲序之忽周誤闇惹於中閨言迅轡於皇都及鄭洛之郊承凶言於來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以咽呼目虛疑而直想容髣髴之在眸舉椒桂之觴 闕 感百年之永乖纜繐帷之撫臆非彷徨於

故居惟靈䰟之昭昭省余心之勞劬

為人祭滕者文六年春作

念昔滕者容華不常喜顔如春酣葩之芳燿乎將然瞱乎為光翩然去步如烟洋洋萃然來居如鸞下翔佳言如酒和人中腸情如蠶絲繚不可央闕容莫匹惟我所當遂栖余床為余馨香自始於今六謝冰霜纔云就木言歸壠首道既已隔淹不可久嗚呼哀哉尚饗

劉巖夫哀文

秀才劉巖夫父沒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曰

號呼窒懣喑嗚呼兮一溢不入百體痏兮休泉竭目髮根枯兮脆黃催亂如霜蕪兮形若龍闕骸骨膚兮悲占六腑神無居兮魂魄惝惝客四隅兮去依風雲將君疎兮待待地之赴幽都兮生成果克李意舒兮厚姻薄養世有諸兮俗溷且廣無誰詠兮清魂佳字赫來圖兮鼎設海陸備肴俎兮吳梅狄酪浹濃腴兮進果錯實態味殊兮酣若頻視若珠兮香津桂醑蟻沈浮兮綠盂既發

有罇盂兮醪醴百味君安須兮惟君之嘗恣所如兮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爲君澆奠一饗余兮

祈雨文祠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已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兆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皇帝神之祠下因巫人以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愆且灾神何爲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甘露麒麟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歿

而爲神居湍必誅居抑必申今者獻陽始歲亢而爲屯草木蔽萌塞脉沈津不蒸不浅逾於十旬雨師慢傲尸違不賓潛深驕高枯此下人風伯嚚戲歎陶濃塵潰爲凝霾坌若頹雲鴻混突渤上蒙無根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位不職荒投不祇神假之權使之用爲上帝如怒其殃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笞然後泰陽蒸雲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虔虔於祠集於宮室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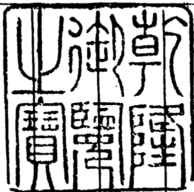
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期

郢州修明真齋詞

大唐太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五日巳卯明真大齋主朝請大夫守郢州刺史李詳與謫臣郡容將吏等仰首稽首再啟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羣靈衆仙咸俟畢降湯湯乎混元始精泮渙涵輿薰蒸為氣形生於聱衆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濃薄厚四氣之營乃岐乃陌析其混并衆動壽量道居清濃覆人為

大啟悟為明拒惡為塹護善為扃居惡如何恥燕而黥居善如何陽然懐聲道之所寧尊無與京伏惟皇上保聖億為壽程天齊尊高如天無傾其官幸職居專城雖喜從善樂之發怒因嫉惡而嬰每覺逾息失以度刻不寧是用澆氣於恬奪性於情害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神誤序胃血差經伏願大道神尊垂尊澤祐彫堅老榮遐衆之齡使淄垢磨濁迷醉醒伏願金借其堅玉助其貞今某等之志戴道之大德荷道之生成某等之狀蓼孽為

甘山岳為輕伏願災從日銷福與時迎其等之虔恭洗思滌慮以奉以行謹辭



沈下賢集卷十二